

序

死亡：非直線運動

法文中，海（mer）與母親（mère）發音相同。即便，彭大歷斯選用的字是「潮（marée）」，依然不妨礙我們聯想這是與母親有關的秘密。潮起潮落，是母親情感高低起伏的寫照。海水帶來高潮，孩童在沙灘興奮高喊，母親焦慮地看護她的孩子；浪潮退去，孩童失望地追逐，母親卻略顯緩和，稍微放下海水捲走孩子的擔憂。正是這樣一種母子聯繫的矛盾，建構出個人情感發展的基礎，這不全然關乎具體母親的形象，而是在迭佚的間隔裡，主體如何想像及客體化自己的母親。

起（haute，高）、落（basse，低）除了字面意義外，這兩個單詞的接續還隱含佛洛伊德式捲軸遊戲的旋律。隨著母親離去和返回，幼兒口中發出fort-da，「去了-在了」，孩童在此中找到主動的樂趣，彷彿他能掌控母親的消失和再現。潮起潮落，媽媽走-媽媽來，是孩童確立自己在世界上擁有「創造-發現」能力的根基。是他的超能力讓潮水起、讓潮水落。潮起潮落，帶來了母親，帶來了生命。

《潮起潮落》誕生於波爾多西南一處海灣，彭大歷斯最後一個夏日假期，他的最後一本著作。寫作裡，他反覆對生命與死亡進行提問：死亡的出現是漸形凋零寂靜，還是充滿躁動極具破壞？我們從未親身經歷過死亡。即使有過，也未留下任何可觀察的痕跡。不知死，何以我們會對死亡懷有恐懼？或許，我們早已體驗過他者的死亡，對於死去的親人，我們努力在心裡保存他們的樣子。然而，終究，我們並不瞭解自己的死亡。生命將盡，我們如何直視這種「與自己的分離」？

分離，在生命最早期階段，個體從母體離開那瞬間，已然發生。之後一生，還會經歷各式分離，直到死亡。然而，死亡真的是一種分離嗎？在這點上，溫尼考特並不同意佛洛伊德將死亡視為生命的終結，反之，他認為是死亡定義了生命。生命不過是兩種無生命狀態之間的一段間隔。自脫離第一個無生命狀態起，或許，我們一直希望，無意識地，通過退行的極端，平和地達到第二次的無生命狀態。死亡，是一種回返。

彭大歷斯小時候就失去了父親。他說，他身上留有父親的印記，父親和自己是唯一能認出彼此的人。他的心中一直保有另一個關於死亡的秘密。父親的。

還有一個秘密，是彭大歷斯為自己編織的。他無意間透露：「死亡，會在生日當天把我逮個正著。何時？我不清楚，但會是那一天。」

2013年1月15日，在自己誕生那天，他走了。他會再回來。

許薰月

廣告人。諮商心理師。巴黎七大精神分析與心理病理學博士候選人。